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明道元年春正月乙亥以新知江陵府杜衍為河北都運使初命衍守荆南殿中侍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畱在朝不宜處外不聽會河北乏軍費乃遷衍一官往經度之不增賦於民而用足

本傳云衍在荆南按衍初除荆南未赴即改河北傳蓋不

也
丙子契丹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順衛尉卿王義府來賀長甯節

戊子降閣門宣事舍人夏元正為閣門祇候坐捧契丹書失儀也

己丑降前益州路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高覲同判杭州
 覲在益州時有宦者挾富人請置場采金於彭州廣磧
 麗水二峽覲以聚眾山谷間又逼蠻部非遠方所宜且
 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
 收賦覲又極論其不可既而知嘉州張約受賕法當死
 特杖脊配連州覲坐失察舉故貶官天聖八年二月庚辰可參考
 癸巳詔按舉官奏劾所部官吏而反為所訟者自今毋
 得受理

是月池州言民饑

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賜編
 纂官直集賢院王舉正三品服李淑五品服以泰州
 司馬劉舜卿為左班殿直捕河東軍賊

甲辰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講書

丙午詔入廣南官者毋得過兩任初監察御史蔣堂言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江澤三任皆願官廣南若非貪黷何以至此宜條約之堂嘗知臨川縣民李申恃富多爲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寘申死堂宜興人也

庚戌知許州定國節度使張士遜爲刑部尙書平章事呂夷簡加中書侍郎初授夷簡中書侍郎兼兵部尙書固辭兵部尙書乃令學士院貼麻仍遣內侍都知藍繼宗就閣門賜之

壬子除明溫台三州海蛤沙地民稅

癸丑廢河中府慶成軍賣鹼場民有盜刮鹼土者令所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一十一
在收捕之

甲子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爲祕書省校書郎
三丞以上爲太廟齋郎

丙寅詔淮南民大饑有聚爲盜者其令轉運使張億經
畫以聞

丁卯以眞宗順容李氏爲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
帝皇太后卽以爲己子使皇太妃保視之帝卽位踰十
年宸妃默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
敢言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遠
薨年四十六三宮發哀成服苑中贈妃曾祖應已及祖
金華主簿延嗣爲光祿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德爲崇州
防禦使母董氏爲高平郡太君攢塗於嘉慶院葬於洪

福院之西北隅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
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瞿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
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閒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
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
未利夷簡黜其說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
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內侍
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
后復遣崇勳謂夷簡曰豈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位
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
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
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
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鑿垣事據魏泰東齋記事宸
妃以二月二十六日薨輟視

朝三日三月初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十四日葬又輟朝今并書之宸妃之號前此亦未見恐是創置也

詔京朝官就移差遣不拘以中書審官但自近移

遠者卽及三年並與磨勘 詔選人求試律斷案者須

歷任三考以上

三月乙亥詔淮南饑民有願隸軍而不中者聽隸下軍

丙子詔舉人授上佐文學助教參軍者聽自便以蘄州

言文學戚元或嘗舉進士授散官而例與負販者不得

私出入也

己卯詔永興軍毋縱畜牧蹂踐秦始皇陵廟

先是緣邊主兵官多役軍士斬薪燒炭往往逃避山谷

或聚而爲盜庚辰下詔禁之仍令轉運使察舉

戊子始行天聖編敕 詔淮南災傷州軍募人輸粟以

濟饑民

實錄于十一月癸丑再書募淮南民入粟救饑者今止一書李璵十朝綱要淮南江東大饑

太常博士明鎬者安邱人初為蘄州幕職知州鄧餘慶

貪暴不法州事皆鎬持正之薛奎領秦州益州皆辟鎬

自隨於是鎬罷益州通判還朝賜對上問輔臣以鎬所

能者奎曰鎬文妙學博而沈鷺有謀能斷大事願陛下

亟用之己丑命鎬權開封府推官尋即真

初李宸妃入宮其弟用和纔七歲後不復相聞知用和

窮困鑿紙錢為業居京師妃既生子太后使劉美及張

懷德訪妃親屬得用和於民間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

禁閣門祇候癸巳特遷用和禮賓副使三司請下陝

西市材木二十九萬詔減其半

甲午天章閣待制王駿為淮南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

閣門祇候王永錫副之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為江南東路災傷州軍體

量安撫使西上閣門使曹儀副之遣官祈雨

丁酉詔河北路練士馬葺器械毋得弛備上封者言

在京百司歲補正名者三十餘人又選滿出官者無定

數望自今罷逐年試補及出官惟遇南郊許試補五十

人其出官之數亦如之詔可尋復詔每歲試補以二十

人為額仍毋得陳乞優試舊制百司人問律文並疏義

既所對合格復令口誦之蓋防懷挾傳授之弊其自敘

勞績或臣僚為之陳乞特免口誦謂之優試者率中選

故條約之後詔乃四月己酉今聯書之黎州言邛部川山前後百

蠻都王黎在請三歲一人貢詔諭以道路遐遠令五年

一入貢

戊戌詔曰江淮之間仍歲旱曠民之失職朕甚閔焉比遣使安撫其與長吏慮繫囚流以下降一等杖笞釋之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丁身錢而婺秀二州尚輸錢如故己亥詔悉除之詔權停貢舉四月丙午御崇政殿錄繫囚

辛亥契丹遣安東軍節度使蕭好古太僕卿王永孚來賀乾元節

戊午詔流內銓自今初等幕職官本資應入合錄而願知縣者聽之詔近臣非受詔毋得舉官乞試館職其已試而推恩者毋得再求試武昌畱後錢惟濟在定州五年於是入覲命再守成德以疾不行惟濟喜賓客

豐宴犒家無餘貲帝特賜白金二千兩舊負公使錢七
 百萬一切貸之及卒別賜賻錢二百萬絹千匹惟濟頗
 知書少挾文藝性曠察自謂有將帥才前在成德凡六
 年曹瑋將兵屯真定頗稱其能戢下然苛忍所至牽蔓
 滿獄凡重囚棄市或令人斷手足探肝膽加備諸毒用
 以威眾觀者莫不色動而惟濟自若人畏之道不拾遺
 在定州有婦人視其夫前妻之子不仁至燒銅錢以灼
 臂惟濟取其所生兒置雪中械母使視兒死其慘如此

惟濟卒在是年十二月因是月命再知成德附見此事

五月癸酉命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劉永釗點檢河北東
 西路城池器甲仍密訪官吏能否及緣邊利害以聞
 庚辰詔大理寺所斷舊皆納中書刑房而歲久殘蠹自

今令月用堂印封送刑部別庫藏之仍令舊詳覆官一
員季一檢舉又詔太常禮院日輪知院一員在院點
檢典禮公事初同知太常禮院薛紳言漢魏以來朝廷
大政必下禮官博士定議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今
知禮院官蓋古博士之任也國朝同知院四員日更直
本院其後或別領職事因循廢直請如故事輪一員在
院乃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馮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
敕太常禮院同判院官輪一員在院點檢典禮公事又
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敕同判院官四員張復楊嶠專領
祠祭而宋綬晏殊常在禮儀院祇應文字後移三館於
右掖門西與禮儀院相接而同判院官皆帶館職因而
更不赴今既廢禮儀院又三館移入禁中請如紳所奏

施行紳映子也

壬午廢杭秀二州鹽場

丙戌詔贈父官子官卑者毋得過其子三資中書樞密

院節度使以上及一品者並不定所止其見任大兩省

大卿監上將軍防禦使遙郡觀察使景福殿使客省使

以上或父嘗歷是官亦許贈至三公

開封府言編敕禁軍糧錢三百犯階級者斬刑名太重

壬辰詔增至五百

乙未以後宮尚氏父延福為國子四門助教據尚氏本傳父乃名

繼臧景祐元年四月庚子除右侍禁八月甲戌編管鄧州今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乃有後宮尚氏父延福為國

子助教不知何也初譯經潤文使夏竦請注釋御所

或別一向氏當考製三寶讚及皇太后發願文既許之於是又請擇館職

官同注釋詔以命直集賢院李淑集賢校理鄭戩尋又
詔宰臣呂夷簡都大參詳

六月丁未除江甯府便錢稅 殿中侍御史張存上疏

曰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函夏之人共思

讜直自前秋忽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

等昨又聞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竄遠惡人心惶惑中

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

達因厯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廣帝意存冀州

人也存上疏不得其時按蘇舜欽作林書生詩云生得

必相繼今附見六月末林獻可本末史失不載今取舜

欽詩附見更埃考求詩警說聖所擇愚謀帝不罪況乎

言有文白黑明利害前日林書生自謂胸臆大潛心撫

世病策成謂可賣投類觸諫函獻言何耿介云昨見凶

星上納帝下警戒意若日昏拯出處忤蜂蠆安坐弄神器

開門納珍賄宗支若繫囚親親禮日殺大臣尸其柄昨

賈書台直監之篇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舌希寵拜速速代虎業無使自沈瘵陛下幸察之聰明
 斯不壞如覩賤臣言不瞬防禍敗一手封朝飛入羣目已
 匪幽請死牢中擊灼若龜蔡亦既夕間渴飢死于械從
 長塗萬餘里一錢不得帶必令朝夕間渴飢死于械從
 前有口者縮脰氣如韞獨夫已祛除易若吹稗乙夜紫
 上帝明非德不可蓋倏忽未十倉猝畏挂礙連延舊寢
 禁中一療不存芥天王下牀走倉徧中外嗟乎林書生
 延頓失若空寨明朝黃紙出大赦徧中外嗟乎林書生
 生命不可再翻合凶惡囚壘壘受恩貸按天文志是年
 三月癸巳星出中台貫北河入東井沒炸烈有聲燭地
 食頃又有星出天市垣宗人側東流入蜀四月乙巳星
 出貫索大如杯沒于鉤星側光照地又六月乙巳星
 客星出東北方近蜀木星太微有芒彗至于丁巳凡十
 三日而沒不知舜欽詩所指凶星是謂
 星也又云宗支繫囚亦不詳其所謂

七月庚午朔詔知大名真定京兆鳳翔河中江陵江甯

等府兗鄆青陳許亳襄鄧孟潞并延秦陝潭杭越蘇揚

洪泉福等州自今並理三司判官轉運使副資序錄

故延州膚施縣令張歸正子恩齊為郊社齋郎以歸正

頃陷契丹及爲縣嘗辨冤獄未及賞而卒特錄之
辛未廣眞州羅城

壬申錄馮道王朴後

益利路鈐轄司言自今兩川配

隸軍籍之人其元犯凶惡者不得還鄉里從之

甲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王博文爲樞密直學
士知秦州前二歲博文知秦州走馬承受賈德昌入朝
毀博文詔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於是德昌坐贓敗乃
命加職復知秦州初緣邊軍民之逃者爲熟戶畜牧又
或以遺遠蕃易羊馬故常沒者數百人其禽生蕃部則
以錦袍銀帶茶絹賞之間雖有自歸而中道爲蕃所得
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習知蕃事者密持信紙
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衆朝廷下其法